



BAINIANYEHU

百年野狐

老城 著

LAOCHENGZHU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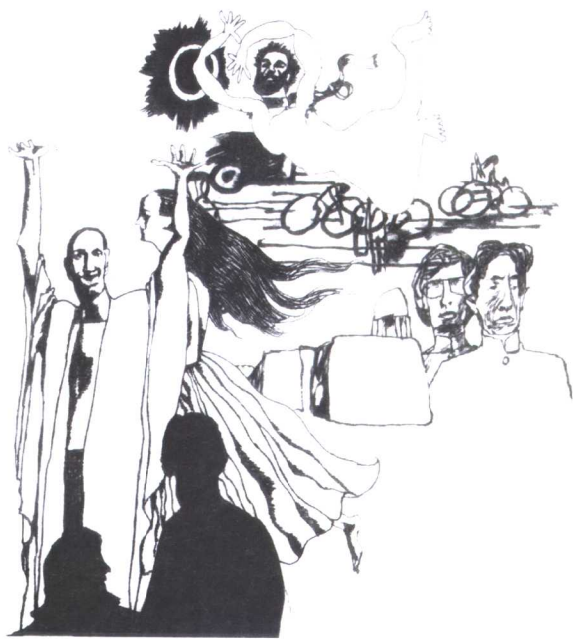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老城 著

LAOCHENGZHU

BAINIANYEHU

百年野狐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年野狐/老城著. 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2003
ISBN 7-5306-3611-1

I. 百… II. 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21192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1.875 插页 2 字数 266 千字

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6000 册 定价:20.00 元

清晨,败坏了的空气拂来一丝凉意,人们误以为这是呼吸的大好时机。但她为时暂短,当太阳渐渐升起来、高楼大厦的轮廓各自成了形状之后,粉尘、汽车尾烟一类混合物便霸气十足,无所不在,弥漫在人的生存空间。城市的疾速扩张,使得许多郊农裹进了市区的怀抱,也把一部分城市人抛到了边缘地带。

两年前,在这儿戳起了一座高楼。这座大楼本来是给专家盖的。专家这名称如同有争议的边界,划是划不清的。专家不专家的,谁也界定不了,于是,制定了几个标准,就搬进了一群人,安居下来。开始,住在这里的人们有些不习惯,仿佛成了衣服上掉下来的一枚纽扣,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。时间久了,人们就觉出了边缘地带的许多好处,起码有不要钱的新鲜空气,可以随便吸,对寿命大有益处。人活的不就是命吗,命是最重要的。上下班虽然远了一些,却延年益寿,合算。延年益寿仿如宗教,就成了专家楼里人们的一种信仰。照例每天清晨有一群人在野地里甩胳膊踢腿大喘气。胳膊腿是自己的,甩几圈踢几下没有限制;空气是老天爷的,呼吸没有定量。

边少炎家住在十一楼,与邻居陌生,很少来往。他曾出版过一本名为《天地悠悠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歌与苦恋》的书,从而名满天下。那本书极大的鼓舞了他的士气,除了主编学术刊物《21世纪》外,继续研究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。他的书房里布满了各种资料书籍,用书签、纸币、布条、发卡等等做着记号。他日夜思索,不停地做笔记、资料卡。他的衣袋里总是揣着一个小本子,随时记录下他思索的成果。他食宿无序,出入无定。他承认自己不是个好儿子,也不是个好丈夫,更不可能是个好父亲,他与妻子何云华没有要孩子。他的座右铭是:莫道书生空议论,头颅掷处血斑斑。他的妻子说,与边少炎这样的人只能做朋友,不能做夫妻。

几天前的一个傍晚,何云华坐在了他们的书房里。她说:我们得谈谈!边少炎头也没抬说我现在没空,何云华说我最后占你一个晚上,以后就不会再打搅你了,说着便将他手中的书夺了下来。他如梦初醒般抬起头:他觉得何云华平坦的胸脯也起了波浪,面色土灰,一副茫然无措的样子。

何云华的脸在抽搐。

抽搐了一下,她调整自己的情绪,强装镇静。何云华有能力使自己的情绪好歹镇静下来——她已经不是个一般的女人了。大学毕业以后,没有几年的工夫,职位就上去了,直升到处长。在当处长的几年里,为人和气,上下顺当,左右摆平,在官场上如鱼得水,便彻底扔下专业,全身心扑在各种乌烟瘴气的场合之中。最近,省里成立了一个高于处级的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,在众多人选中,她有好几项都是别人比不了的。首先她是女的,在这个级别的官员里,总不能让清一色的男人独裁。她不缺文凭,又是文科,主管文化市场,是再合适不过了。于是,破格了。她驾轻就

熟,是个风云人物了。由于她直线上升,想离婚的事就隐藏到现在,才发作起来。

边少炎死盯着她的脸,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就是盯一天,他也不会猜到何云华那里发生了什么。他设计了很多事件,他在想因为所以。实际上,所有的预想都与何云华要说的事无关,他做梦也不会想到,她要与他做最后的谈判。其实——她说,你应该知道我要与你谈什么,你应该知道,你真的应该知道。何云华掉了泪。她一边张嘴一边积蓄眼泪,直到蓄满了,她也没有眨眼。她死盯着他,眼里含着不满、痛苦、愤怒、委屈、怨气、无奈——那些丰富的情感都在眼珠周围集合,就形成了两个水珠。她恨不得那泪珠成为小炮弹,炸穿他麻木的神经。她很难张口,她知道她的泪珠里满含复杂的情绪,就是没有恨。没有恨,她说说她要说的事很费劲。

何云华,边少炎问,你到底想说什么?何云华说:我想我们得分开了。他急着问为什么。何云华说:为什么?这不是明摆着吗!你一天到晚在干什么?你在忙着想问题,你已经钻进了思想里出不来了。我想过个正常人的生活,很正常的生活,很平常很平常的生活,你懂不懂。我真是疯了,我问你这个干什么。你根本不懂,我知道你不懂我还问你干什么!我们失败了,我们的婚姻真的失败了。你说,咱们这样下去还有意义吗?你先是钻进了20世纪,你敬重章太炎,连名字也改了。尔后,你又钻进了21世纪。你从21世纪又钻进了2000年的历史里。我问问你,你什么时候钻进我的生活,钻进我们的生活。21世纪是你钻的吗?上帝钻不进去,穆罕默德钻不进去,玛利亚钻不进去,玉皇大帝钻不进去,你钻个什么劲。我不知道是你疯了,还是我不懂事,不能理解你。我无法做到夫唱妇随。好歹我也是个本科生,也还有个学位,我怎么

就理解不了你。你在半空中生活,你不想生活在人类中间。我真不明白,论学历没学历,说你没学问,你研究的问题又都是大问题,都是一般人不研究的问题。我当初怎么就嫁给了你,我命苦,我没有更高的要求,只求个再普通不过的生活,哪怕吃了上顿没有下顿。

何云华字正声颤,仿佛官场上一次动感情的讲话,声情并重,逼迫听众不得不一字一句地听,还得一字一句地记。似乎她的话都是真的,没有半点虚假。如若你不相信,那你就跳楼。

我不离婚,边少炎说,你说的不是理由,你那些理由都不是理由,除非你另有——

边少炎!何云华说,你别血口喷人,我不是那种人。

我不跟你谈了,何云华站起来说,什么时候你想清楚了,你找我。

何云华翻皮包,看来没找到要找的东西,又掏风衣的口袋,还是没找到,想了想,好像是想起来了,提起外衣,从外衣的内口袋掏出手机。何云华拨通了电话,她在命令谁将车开过来。边少炎想,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摆谱了,私事还叫车。边少炎只知道她是处长,还不知道她已经升任副厅长了。何云华从大衣柜里拎出两只皮箱——边少炎想,什么时候准备的,哦!看来她早有准备,她是早准备好了的。她走到门口,又掏出手机打电话,是打给郑一儒的。她告诉郑一儒,通知司机,不要接她了。边少炎认识郑一儒那家伙,如果不看眼睛,人长得很面善,说话温吞吞的,一脸的可怜相,好似全世界的人都能欺负他似的,笑起来满脸的白褶子。那双眼睛就不那么善了,仿佛美国的F-117A隐形战斗机,随时都有可能将别人炸个稀巴烂,你又发现不了它。郑一儒四十出头,文学硕士,是市场管理处的副处长,何云华的副手。

老边，何云华临关门的时候说，办手续之前我不会再来这里了，想好了给我打个电话。

——你跟那些书结婚得了。

何云华扔下这句话，将门“咔”地一声就关上了！那门仿佛是个大闸，将他与她隔断。那扇门又像一纸休书，将他给休了，边少炎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，他得想法稳住情绪。在这一点上，他可比不了何云华，他从来没有当过行政领导，不知道怎样稳住自己的情绪。他当主编，只会看稿，不会领导谁。被抛弃？他受不了。

女人就爱闹气，何云华走了之后他想，让她闹去吧，慢慢会好的。

边少炎坐下来整理思路：何云华准备好了的，要跟我闹脾气。怎么成了这样，他想本来可以高枕无忧，离什么婚。现在做学问不时髦，离婚倒时髦起来。何云华赶时髦吗？何云华过去从来不赶时髦的。后院起火——他想起了那个词。他想起那个词的时候浑身冒火，想吼叫。可是夜深了，邻居们已经睡了。哭，大男人哭算什么，不哭，就是不哭。她是不是跟郑一儒——那不可能，何云华曾经跟他说过，郑一儒表面上很谦卑，心里阴着呢！一个大男人那么谦卑地跟在一个女人屁股后头，没劲。她不会看上他——妈的我想这个干什么——

他当然不愿意“后院起火”，他告诉自己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可是，在他的心底，他就没有那么大的把握了，他觉得太有可能了。那想法一旦生成，就像生了牛皮癣，一时半时难以根除，并且浑身起痒，向四处蔓延。“太有可能了”死死地缠着他不放，又像债主，理直气壮，寸步不离。

欠债者边少炎站起来。一本书绊了他的脚，他随脚就踢到一边去了。女人心狠，说断就断。他还觉得不过瘾，又将桌上的书也

推到了地上。毕竟是个读书的，摔起书来不那么狠，手下总还是留情的。他不知道是站着好，还是立着好，于是，他在书房里来回走动。她在闹气，会好的。边少炎想用这个想法稳住情绪，却稳不住。他想吼叫，啊！啊！啊！他试了试，觉得挺恐怖，就不吼叫了。

这时电话铃响起来，边少炎使劲呼吸了一下，接电话。电话那一边说：是边老师吗？我是郑一儒。何厅长在吗？边少炎愣了一下，问：你找谁？郑一儒道：何云华厅长！边少炎听着很别扭，玩笑开得太大了吧！他生气地说道：这儿没有厅长，没在。那边嘀咕道：车已经出去了，怎么追回来——您歇着吧！刚放下电话，还没转身，电话铃又响起来了，边少炎以为还是郑一儒，抓起听筒就说道：不是告诉你了吗？不在！那边说道：姐夫，是我，我叫高高达，是搞书籍的——边少炎听着好像是母鸡下了蛋，叫窝的声音。高高达是什么人？叫什么姐夫，姐夫这称呼仿佛隔世，他既无小舅子，也没有小姨子。何云华是何教授的独生女。何教授其实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，就会给新开发的景点挑些小毛病，显示他有学问。比如张飞的胡子太长，不符合三国时的历史什么的。

边少炎恼道：谁是你姐夫？那边道：您不是边少炎老师吗？我拜读过您的《风雨苍穹下的独行者一代人杰》那篇文章，写得太好了，感动得我三天没吃饭——何云华大姐没在家吗？没在没关系，能与您说上话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我与大姐是同学，不是一个系的，我是哲学系的。边少炎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他没话说。后来高高达又说了些什么，边少炎一句也没听进去。

感动得三天没吃饭？这是夸我呢，还是骂我呢！何云华怎么结交了这么一批人？这哪里是教授的女儿，简直是黑社会的女头子。怎么一会儿工夫就出来这么一批人，仿佛从阴沟里突然爬出来的。他想象，何云华一天到晚与这群人泡在一起，白天白道，

黑夜黑道，阴阳怪气。与这样的妻子一起生活，随时都有被拉下水的危险。想我边少炎清白一生，若因铜臭坏了名声，岂不恶心死人。

边少炎四十七岁，比何云华大五岁。他们的关系没有多么好，也没有多么坏。他从来没有想过离婚的事，尽管他们的关系渐渐冷了下来，他还是没有想要离婚。他觉得既然结了婚，就不要离婚。离婚又有什么意思，离婚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你当你的官，我看我的书，好歹混下去算了。边少炎下了楼，走在楼南的一条小路上这么想。朦胧中他看到路边的树上长满了新叶，夜风一吹，散发出阵阵清香。其实那些杨树叶子并没有散发清香，他在想象中感觉罢了。看来这一次并没有那么简单，他必须面对婚姻的危机。

他回到书房已经是子夜时分，看到破烂不堪的书房，满地的书，心里一阵隐隐作痛。快五十岁的人了，还闹离婚，老了老了，还要面对一个破碎的家。难道我就这么点吸引力也没有吗？他抬起头，开开铝合金窗子，看到灯火闪烁那个去处，觉得城市离他很遥远。这时，电话铃又响了，他拿起电话，听到那边说：想好了没有？是何云华的声音。他将所有的气都集中在话筒上：想什么想！没想！

他一怒之下就把电话线拉断了。

屋子里漆黑一团，边少炎从噩梦中惊醒。他梦见他的学术思想专著中的人物表飘在空中，急忙去抓，却没有抓到，低头看看，下面是万丈深渊。眼看就要落到下面去了，自己又身处悬崖，愣愣地看着，直到看不见了。心跳得厉害，懊恼至极，就趴在悬崖上了。那些石头很硬，也顾不得了。醒来之后，他才发现，他并没有

睡在悬崖上，而是睡在沙发上了。身底下除了书，还有一堆信件。想想自己怎么就睡在沙发上了，和何云华吵架了。他想起来了，他对何云华吼叫了。瞧瞧地上，已经很清洁。想那吼叫已经是几天前的事了。昨天晚上，他正在看书，书是打开了，里面的内容却没有看进去，又不肯放下，就那么耗着。直到有人敲门，才放下。原是编辑部的通联，将一堆信件送来了。他就想打开看，因为思考一个问题，走了神，后来就睡着了。

边少炎看了看电子表，已经清早六点钟了。他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到洗漱间洗脸，才发现自己像个鬼：满脸焦黄，胡子已经很长了，仿佛在逃犯；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额头上有泥土，惨不忍睹。那副可怜相，将他自己也感动了。他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落魄、懊恼、沮丧、气愤、没有主心骨。才想起来，好几天没洗脸，也没有吃饭。他在闹气，在闹情绪，在自我折磨。几天下来，他已经稳定住了。仿佛从地狱里爬出来，经过炼狱，又回到了人间。现在，他已经清醒了，自己将自己糟蹋成这个样子给谁看？检讨起来，结婚这么多年，也确实很少注意妻子的心理，缺乏感情交流。在这方面，只有支出，没有收入，没往感情的箩筐里放进一分一毫，才造成了入不敷出，才有今天的枯竭。他们感情的世界，仿佛将燃尽的油灯，再也经不起哪怕是一丝微弱的小风。那事一日少似一日，以至于以星期计，后来以月计，再后来就以季度计，直至几乎根绝。如此这般！他冒出了“如此这般”那个词，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。

洗漱、刮脸、梳理头发，才恢复人样。他从镜子里看到，右脸上刮出个小口子，正往外冒血。呸！他像个女人似的，自我解嘲般地呸了自己一口。还得生活下去，他还没有自杀的打算，却不能接受何云华离婚的要求。

从洗漱间里出来，想吃点东西，还想打个电话。他找出了一包方便面，提了提暖壶，早没水了，啃着吃算了。想想，单身的生
活也很快乐，不用想着谁早吃晚吃，只要自个儿满意就得了。他
咪咪地咬着方便面，在给自己打气，在寻找感觉，感觉单身的快
乐。打完电话以后，就可以钻进20世纪里去了，就可以与思想学
术大师们对话了。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，想什么时候睡就
什么时候睡，岂不快哉！这想法仿若给漏了洞的车胎打气，边打
边漏，打完了，也快漏完了。打气追着跑气，他很累。

打个电话，给谁打呢？

边少炎拿起电话，却没有声音，想起来了，前几天接何云华
的电话，将电话线扯断了。自己扯断，还得自己接上，他意识里冒
出“自作自受”那个词，觉得好笑，想想，是再确切不过了，他在
心里自言自语。一些话说不出来，却能够在心里折腾。人这种动
物，两个以上才叫人，才有说话那码事，似乎与别的动物区别了。
他见其他动物，不言不语，想必是在心里自个儿跟自个儿在说。
他太想给个人打个电话了，他突然想起了一个人——

车水雨！

车水雨是郑一儒的第二任妻子，小郑一儒十多岁，两人一年
前离婚。听说车水雨与一个大款靠上了，被郑一儒发现，才离婚
的。为这事，边少炎不知跑了多少回，也没有能挽救这宗婚姻。边
少炎也没有问她，有没有那码事。俗话说：宁拆一座庙，不拆一宗
婚。郑一儒那时是铁了心，一定要与车水雨离婚，就办了。当时，
车水雨说，成了孤家寡人，希望边老师有空说说话。边少炎累了、
烦了、闷了，鬼使神差，就真的给车水雨打了电话，两人约了，到
郊区的一个咖啡屋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。两人有说有笑的，很开
心。边少炎坦白说，自己累了、闷了，才找她说话的，并非为了她。

车水雨道：边老师别这么客气，社会这么现实，大家都很累、很烦、很闷。您那么忙，能抽出时间来，跟我闲聊，已经让我不好意思了。我知道您是为了我，还不肯摆好。现在，您这种人也太少了。边少炎再三表示，他所说都是实情，车水雨就更尊重，谢个没完。

有一天，何云华突然对边少炎说，你与车水雨不要假戏真做！边少炎说，不是你让我给车水雨做工的吗？何云华说，我让你做工，也没有让你假戏真做。边少炎狠狠地道，不可理喻，以后就与车水雨不再约会了。

电话刚接通，他的手被电击了一下，电话铃就响了。那边是个女人的声音，听起来好像是车水雨的口音，他问：是水雨吗？那边道：不是，我是田晓琪。边少炎愣了一下道：哦哦，是哪位？那边道：边老师，您不认识我，我认识您。有一次水雨骑摩托车去见您，后座上坐的就是我。她老远的把我放下，就找您去了。边少炎冷冷地说：是吗！田晓琪道：边老师别误会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水雨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们是同乡。边少炎道：您有什么事。田晓琪道：是这样，我们老板要开个小型的座谈会，请您主持。他问：你们老板是谁，开什么座谈会？那边道：是这样，我们鹿鹅湖知青部落已全面装修，装修成有国际文化交流水平的大酒店。给您举个例子吧——我们有近百个雅间，每个雅间都有一个名字，比如，斯德哥尔摩厅，内陈设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简介；再比如，天鹅湖、卡桑得拉、卡桑布兰卡三个厅，分别有三部名作的介绍；还比如，哥本哈根厅，就有安徒生的所有资料，包括《豌豆上的公主》、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等等。

我考虑考虑，边少炎说。

不能考虑，田晓琪说，不是不能考虑，我是说，我们早就给您

请柬了，难道您没有收到吗？您看看您的信，有没有没拆过的。日期订的就是今天，您若是不来，就惨了。我会被开除的——

那声音像是要哭。

边少炎心软道：您先等等，是有一封鹿鹅湖知青部落的。

田晓琪道：对了，高老板早给您发出去了，这几天我又多次给您打电话，怎么也打不通，阿弥陀佛，好不容易打通了。您在家等着，马上派车去接您。谢谢！再见！

那边电话早挂了。谢谢？谢什么谢，我还没答应。唉！现在这些女孩子，办事鬼着呢，这种软强盗作风，不知跟谁学的。

刚放下电话，有人敲门。边少炎问找谁，来人道，找边少炎教授，没等边少炎回答，那人便说，您就是边老师吧，田晓琪让我来接您。请您上车！没等边少炎答话，伸手就拉。他只好跟着走。想刚才是软强盗，现在强盗就真的来了，不容你考虑，就得上贼船。

一辆锃亮的小汽车停在楼下，司机开了车门，边少炎钻进去。感觉不错，是辆奥迪，底盘重，跑起来稳稳的，像是坐在自己家的沙发上。车窗外，已经长出了一层嫩绿，生机勃勃，几天的坏心情，一下子就淡了许多。司机说，边老师，您还认识我吗？边少炎说，你是——司机说，您可能忘了吧！我高中没考上，我爸让我在您的编辑部打工。边少炎想起来了，是曾有过这么一个人，可忘了是谁家的孩子了。司机说，出版社的老赵。边少炎还是想不起他是谁，嘴上却说，啊，记起来了，赵总的，是是是。司机道，总什么总，是烧锅炉的老赵。边少炎道，对呀，我们都管他老人家叫赵总。司机摇了摇头，不再说话。

边少炎觉得有些尴尬，想找些话来调剂气氛，便道：你们大酒店有个叫田晓琪的吗？司机道：田晓琪是有一个，却不是鹿鹅湖的。边少炎道：那么她是哪里的。司机道：鬼才知道她是哪里的

呢!不过,现在的女人可了不得,这个叫田晓琪的女人,在我们老板那里可是说一不二。装修国际文化雅间那些鬼主意,都是她的点子,她训起我们老板来,训孙子一样。她若是有事,一声令下,我们老板就得屁颠屁颠地去办。边少炎道:那是为什么?司机道:为什么?皮裤套棉裤,必定有缘故!边少炎急问:什么缘故?司机嘿嘿笑了笑道:不是棉裤薄,就是皮裤没有毛——边老师,这话千万别跟我们老板说啊,说了我会倒霉的。边少炎道,我哪里会传你们的闲话,我自己的事还顾不过来呢。

说话间,不觉进了闹市区。城市的吵闹,空气的污浊,在小轿车里是感觉不到的。想他每天要钻进这个污染严重的城市,在楼间走来走去,仿佛被夹在两座楼间,拼命地挣扎着,挣扎出来,又自愿再钻进去。一年四季,循环往复,周而复始,又仿佛没有开头,没有结尾。他想起耗子夹子,耗子是主动钻进去的,一旦被夹住,还得拼命挣脱。正走神的时候,轿车缓缓停在了路边,司机说,不是没油了,就是坏了。于是,掏出手机,拨通了电话,唧唧呱呱叫唤了一阵子,就对边少炎说,边老师您老等着,高经理一会儿就到。

边少炎下了车——好几天没有来市里了,还真有点想。正想间,一摩托车停在了他的脚边。边少炎最讨厌摩托车,看见摩托车就头疼。摩托车手摘下帽子,娇声娇气地叫道:边老师!边少炎看过去,是车水雨,便问:你上哪儿去?车水雨道:我去找您!真巧,在这儿碰上了。边少炎不相信,自己想找她才是真的。车水雨说是真的,有要事。您上来,我驮您去个地方,细细地说。边少炎说我也正想找你,车水雨也表示不相信。两个你不相信我,我不相信你,争个没完。边少炎问:能不能透个大概,好有个思想准备。车水雨将边少炎拉到一边,瞅瞅左右没有熟人,便道:有人中

问撮合,要我与郑一儒复婚。边少炎道:复婚?结婚复婚,说结就结,说复就复,哪里那么容易。车水雨急道:是啊,要不怎么来找您呢!我对这种事没有把握,不知道像我们这种情况,复婚能不能有好,没有经验。边少炎道:你没有经验,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。车水雨道:我不是那个意思,我是说,我社会经验不足。边少炎说,今儿个不行,高经理的车一会儿就到。车水雨问哪个高经理,边少炎说就是高高达。

车水雨的脸上有了异样的表情,对边少炎说,边老师,有空再聊,您忙,我先走了。说完,戴上安全帽,突突突的,一溜烟,钻进了人群里了,很快就消失了。边少炎想,我这儿闹离婚,她那里闹复婚,离的离,复的复,乱套了。

“姐夫!”一声吼叫,吓了边少炎一跳。随着那声吼叫,一个肥头大耳的人从奔驰轿车里移了出来。他伸出厚厚的大手,仿佛一把剥刀,上面沾满了一层厚厚的大油,又白又肥腻,就朝着边少炎直插过来。边少炎也伸出手,打算轻轻一握了事。不料那手如老虎钳子,夹定不放。高高达看也不看别处一眼,直盯着边少炎。边少炎想说话,却不知从何说起,使劲抽出手。行人不时回头来看,弄得边少炎不好意思,便小声道:不要这么大声吼叫,别人在看我们。

“谁爱看谁看!”高高达又一次吼道,“看吧!有什么好看的,没见过男人吗?”

老高,边少炎道,别这么姐夫姐夫地叫,好像真事似的。你若是还这么叫个没完,我就不去了。“我的亲哥哥耶,您老饶了我吧!您若是不去,就把我害死了,我不叫就是了。”高高达一脸苦相,“救场如救火,您就是我的亲哥哥,您老上车吧!”高高达一

边拉着边少炎的手一边叨咕道：“现在这些年轻人，就是不着掉，接人不加好油。”

边少炎再次坐在车里的时候，想了许多事：哲学系毕业？四年大学怎么上的？难道哲学老师就教了这么一套吗？高高达再次叫了起来：姐夫！您给我把握把握，我就放心了，将来弄好了，您就是我的大恩人。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。

完了完了，边少炎想，我遇上魔鬼了。

一个人的坏记忆如同烙印，无论怎样擦洗，也难以抹掉。边少炎坐在天鹅湖大酒店的时候，依然记得高高达的鹿鹅湖知青部落给他的刺激。很难说清那是个什么东西，在闹市区一个破烂不堪的巨大空楼里，突兀地出现了外表豪华，质地恶劣数量很多的雅间。服务员穿着大红大绿的旗袍，操着本省各地不同的方言。边少炎上楼的时候，还看见了一幕滑稽的考试。公关部正在考应招的姑娘，一个姑娘演个小品，小品名字叫《妇女大会》。那姑娘拿腔拿调，一口的方言硬往普通话上靠，还伴以夸张的动作：大队里妇女笑哈哈，新社会妇女当了家，生男生女自己做主，没有男人也是白搭。这一切都与国际文化格格不入，让人感到是一个要饭的进了总统套间，大口大口地吃烤乳猪。尤其让人不能容忍的是，那个叫沙玉龙的“银行家”。据高高达介绍，“银行家”是个管信贷的处长。高高达打算贷款一百万，将鹿鹅湖知青部落全面装修。那“银行家”仿佛一个硫酸罐子，别人拒他，他也拒别人；又像是六月的草莓，不碰就能浸出许多说酸不酸说甜不甜的混合物来。高高达殷勤招待，说许多恭维的话，沙玉龙面无表情，不时瞟一眼边少炎。边少炎之所以能坚持到吃完那顿丰盛的午宴才离开鹿鹅湖，可能是因为那“银行家”对他毕恭毕敬，